

隨筆



8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丛刊

第八集

目录

玫瑰园

飞天浮想	蓝 翎	1
流星	林 林	10
彭总试验地的联想	陈先绪	14
从门隙看银幕和舞台及其他	穆 扬	17
长城、宫殿及其他	郭庆山	24
从安泰俄斯的悲剧说起	杨亚基	28

忆念与随想

燕山磊落 夜话千秋	34
——邓拓夫人丁一岚给读者的信和八封给她的信	

人物记

停翅港的怀念	周 倜	46
闻一多先生轶闻	赵仲邑	52
杨朔二章	姜德明	56



民俗篇

漫话潮州工夫茶	林拔	64
南国红豆考	谭世保	69

诗文漫步

从宋徽宗的《燕山亭》词想起的	臧克家	74
诗文杂话	王先霭	78
文字丛谈	陈炜湛	90
诗谈二则	杨晓杰	97

读书与思考

书和生活	王西彦	102
涵芬楼往事	谢菊曾	113
读书随笔	陈香白	124

五湖四海

日本书市巡礼	邓炬云	128
--------	-----	-----

冰岛纪踪	申明河	134
------	-----	-----

风物志

鲁戈邓林室随想	端木蕻良	143
东坡书院纪事	吴 之	149
陇南风物	刘发清	155
番薯的来历	阿 圆	161
琥珀琐谈	周鹄昌	164

河山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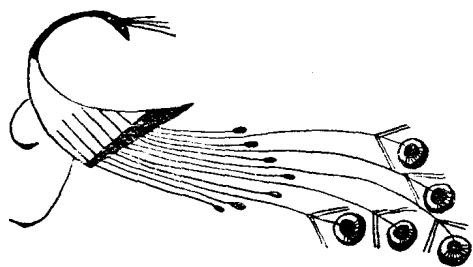
天府之歌 ——西南科学考察生活随笔	黄梦平	166
在吐鲁番盆地上	张品兴	173

生物小品

鹦鹉	肖 嘉	181
----	-----	-----

文史荟萃

漆器艺术和广州的汉代漆器	商承祚	183
--------------	-----	-----



观余随谈

《打金枝》余谈（外一则） 延 龄 189

港澳拾零

西湾四笔 澳门濠上叟 192

窗 口

达·芬奇寓言选（廖冰兄插画）香港杜 渐译 197

冷气机带给美国人的——

舒适与苦恼 苏岷编译 210

笔记文学零谈

薛荔小考 李水华 212

还《曹刿论战》的原意 邹金华 214

回乡过节（封一、封二） 邵 宇速写

叶剑英同志《游七星岩》诗意（封三）

张运辉木刻



飞天浮想

蓝翎

——关于形式与风格的联想

艺术创作中不可能没有想象和幻想，艺术欣赏中不可能不引起联想。想象和幻想，不管是优美的或荒诞的，都必然有一定的生活根据。创作者把自己的想象和幻想，凝结为可感的艺术形象，让欣赏者通过对形象的感受而产生联想。联想是艺术形象和欣赏者生活经验的沟通，是艺术形象的再创造，也是艺术形象所引起的潜移默化的效果。不从一定的生活经验出发，就不可能产生联想。艺术形象对于疯子和白痴毫无作用，因为他们的理智已经混乱，分辨不出什么是生活和艺术。

在我国古老的石窟艺术和壁画中，有一种特别富有艺术幻想力和引人魅力的形象，那就是飞天。那优美的姿态，流畅的笔法，生动的气韵，明朗的基调，真象作者放胆抒发的艺术狂想曲，有谁看了能不引起对生活的欢乐之感，而一扫灰暗之情。飞天本来是作为佛像造型或佛故事的背景陪衬出现的，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效果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设想。飞天把欣赏者的视线从沉静肃穆的佛像面前拉转到自己身上来，真正成了“喧宾夺主”。原因在哪里？

飞天大都是丰满美丽的女性形象，身披轻柔的衣裳和飘拂的饰带，有的姿态是向上飞升，有的向下俯冲，有的横空而行，给人的感觉是潇洒飘逸，如淡淡行云在蓝天下悠悠而过，仿佛她们的躯体没有任何重量一样。飞天充满着创作者瑰丽的幻想，但欣赏者透过这幻想的形象，却能联想到她们是从生活的经验里飞升出来的。明明知道她们是人的美的幻化，但总会感到她们飞行在天空中是平稳的，谁也不会担心会掉下来。而这种放心的感觉，恰恰是创作者在构思的过程中早就估计到并且准确把握住了的。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种效果，我们不妨把它同类似的艺术形象相比较。如在西方的宗教画中，常常见到天使的形象，一个胖胖的逗人喜爱的娃娃，腋下长着两只肉翅膀，手执弓箭，在空中飞来飞去。也有雄健肥壮的骏马，展开双翅凌空而飞。这些形象出自西方古老的神话传说，长期地反复地被不同国家民族的艺术家表现着，造型都相当美，而且不断地显出新的特点。但是，在欣赏这种形象的时候，对于能在空中飞的表现，更多的是用理智来理解，知道他是神，所以能飞来飞去，他的翅膀只是会飞的象征。飞天则不同，没有一个靠翅膀飞的飞天，她们完全是靠着宽盈的衣服和纷飞的饰带衬托出来的，她们身上的一切都象迎风振动的羽毛，轻轻地把她们托向天空，自由的飞翔。如果摆脱东方西方偏见的话，飞天有更多的生活根据和心理根据，所以能引起更符合真实生活体验的联想。

飞天所产生的这种艺术效果，并不是一开始就达到的，而是通过长期的艺术创作实践不断积累经验的结果。前边所讲的飞天，是指的唐代比较最成熟的形象，如果与更早一些时期的飞天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演化的痕迹来。

早期的飞天，往往是和恶魔怪物一起出现，作飞舞的姿

态，人体与服饰相比，显得较小，仅显示出一个人形的轮廓，特别是面部构图模糊，很难看出具有特征的表情。显然，创作者在构思整个画面的时候，只是把飞天与其他飞怪混合组织在一起，作为画面中心佛像的背景装饰，没有在飞天形象本身方面进行充分的创造。这是佛教艺术从印度传入中国还没有深深扎根的阶段，虽然是中外结合，但还没有呈现出成熟的民族特色。最近发现的一幅古代壁画《羽人》，据介绍说，可能是飞天的前身。画为妇女形象，身体健美，面部丰润，服饰近于唐代早期画中常见的妇女服饰，身体向左上方稍斜，离地升起，脚后有象鸟尾展散样的构图，这大概就是称为羽人的原因吧。但是，这种构思仍然停留在象征性的阶段，从形象的整体来讲，是引不起飞翔的联想的。然而，比起早期的飞天来，人的形象部分是突出了，是前进了，似应属于过渡的阶段。要进一步，要真正飞起来，要让人感觉到是真正飞起来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挥创作中的想象和幻想。

成熟了的飞天，人的形象完全象唐代的仕女画，体态丰满，长裙阔袖，高髻蓬松，所不同的是衣服饰带更进一步的夸张了，幻想化了，象五彩缤纷的云条把人缠裹起来，被风轻轻吹上了天空。换句话说，这种飞天是仕女画或长袖善舞（请不要误解为贬意）的舞姿的幻想化。她周身的每一个装饰，都无异于翅膀的变形，然而比起如实地画出两只翅膀来，造型要流畅得多，气韵要生动得多。只有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把人的形象升华为飞天的形象，在飞天的形象里铸入了更丰富的人的生活内容，摆脱了对外来艺术的简单模拟，变成了根置在民族土壤里的艺术之花。

人本来是不能自己飞上天的，这是生活的真实和常识。但是飞天出现在天空中，欣赏者却的确感到她是在飞动，所以能

有这样的效果，在欣赏者的心理和习惯中还是能找到根据的。创作者在构思的过程中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了这种根据的。春天，人们不是喜欢放风筝吗？在空阔的野外，一只只风筝迎风而起，升到一定的高度，靠着长长的尾巴的自如摆动，使风筝得以保持平衡稳定。昂首相望，既象飞动，又象停伫。如果有一只风筝是《红楼梦》中描绘的那种大美人式的，那么，她这时给人的感觉，不恰恰象飞天给人的感觉一样吗？飞天的创造，是不是有意或无意的从放风筝中得到启发？要知道，风筝即纸鸢，它的资格比飞天老得多，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公输般造纸鸢以窥宋城的记载。那时还只是军事工具，未必在造型美上花费多少想象力。而从这里演化出来的娱乐工具风筝，它的工艺美的特点则越来越发展了。飞天形象的变化，未必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风筝的启发或影响。至于后来的大美人式的风筝，从飞天中受到点启发，也是顺理成章，不足为奇。

类似这样的艺术创造的例子是相当多的。古代的雕塑《马踏飞燕》就是很生动的一个。一匹奔腾的飞马，后蹄却踏在一只展翅飞翔着的小巧玲珑的燕子背上，主体是巨大的马，支撑点是不知比它小多少倍的燕子，后者的体积实际要比马蹄还小得多。这可能吗？不可能。然而创作者却敢于在这不可能的地方造出了生动美妙的形象，其艺术构思的大胆和奇特，是很值得为之惊奇和赞叹的。

单就平时所见的飞燕来讲，那姿态是轻盈敏捷，飘忽而过，富于变化。就是在同一瞬间，所飞过的路径也都象一条任意画出的卷曲盘绕的线，即使从人的手底下过，也抓不住，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能踏在它的背上？再就平时所见的奔马来讲，雄健豪放，身边风生，如被那有力的蹄子踏住，不要说是小小

的如一团棉絮那样的燕子，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公鸡，恐怕也会变成肉泥。人们平时绝不会把这两种东西联想在一起，但是敢于独创性的艺术家却使之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新的更快飞驰的印象。而对这一形象，欣赏者并不去联想到燕子会被踏成肉泥，反而感到这一踏将转瞬即离，仍然各自飞去。这种看似不可能而仍不致引起人歧疑的造型，固然表现了创造者独具匠心的妙想，但还是可以从欣赏者的生活体验和心理中找出根据的。

谁踏着卵石走过小溪吗？这可不能讲稳重，慢慢来，要动作灵敏巧捷点，一点脚而飞过，越快越安全。如果等一只脚先踏稳，再迈另一只脚，那十之八九要落水，因为在不规则的小卵石上，想用一只脚保持较长时间的平衡和稳定，是相当困难的。冬天，在结了冰的河上走叫跑冰，这一跑字，传神地表达出了行动的特点，快速地轻轻而过，即使听到踏裂冰块的响声，也无须惊怕停步。要是慢慢来，可能一只脚先陷下去，另一只也随之陷下去。马踏飞燕实际上是巧妙地适应了人们的这种习惯感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更重要，即生活的真实感。春天的飞燕，有时飞得非常低，甚至掠地而过，因此让马踏飞燕就有近似的可能，显得合理。若换一种飞禽，让马踏苍鹰，就难以令人接受。苍鹰给人的习惯印象是凌空翱翔，沉着平稳，急徐有致，让马踏在它身上，就难以理解了。节奏不对嘛，同习惯和心理感受不一致嘛。若是让马踏乌龟，效果将笨不可及矣。

悠悠千载，佛菩萨的雕塑像仍然稳坐在石窟里。万万没有料到，作为他们的陪衬装饰的飞天，却不翼而飞，飞遍了五湖四海，飞进了千家万户，飞进了精神生活的许多领域，成了艺术形式的民族特色的象征之一。书籍的装帧，商品的装璜，漆

器瓷器上的图案，雕刻彩塑中的造型，洛阳龙门的参观券，剧场里的说明书，随处都能看到飞天的形象。飞天给人的艺术美的享受，比如来佛的法力还无际无涯。有真实的艺术生命力的艺术品，比只有精神象征性的艺术品，具有着永不消逝的魅力，佛菩萨的形象所以远不及飞天之深入人心，道理就在这里。

飞天不仅逐渐扩大流传的范围，也在不断的变，不断出新。如果理解不错的话，我以为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大型壁画《白蛇传》，就吸收了飞天的传统手法而加以变化，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象。白蛇传的传说，是蛇与美人变化多端的浪漫幻想，从令人见而生恶生畏的蛇的身上，幻化出令人见而生爱生情的美丽妇女。可是，这一传说见之于造型的形象，无论是下山、盗草、水斗、祭塔，传统的表现手法，多是云团升腾，上立蛇仙白娘子。陈陈相因，变化无多。壁画《白蛇传》来了一个大胆的“突变”，白蛇青蛇在这些情节里，已不再是出入云端的女仙形象，而是转化成了飞天的形象。下凡时白蛇在前，青蛇在后，俯冲而下，她们象似追求着甜蜜的幻梦。白蛇左手反握剑，靠于臂后，右手持红灵芝举于鬓边，微斜的身体，表现出她经过了千辛万苦，总算找来了救命的仙草，既惊又喜，顾不得疲劳，急急忙忙飞赶回来救许仙。水斗的白蛇青蛇，三把长剑，一齐刺去，寒光逼人，几乎盖住了金山寺顶。白蛇如长剑样的一只手臂，愤怒地指向法海。下身的长裙与汹涌的波涛混溶在一起，而那波涛下的鱼群的游向，则是听命统一指挥似的，以她们的战斗行动为转移。满腔怒火，巾帼英雄之气现于眉梢。与此相对称，暗隐在一端的雷峰塔卷起了烈焰，白蛇青蛇又并肩昂首地从火焰之上自由飞去了。整个构图的布局，恰似飞天旋转了一圈。《白蛇传》给传统的故事以新的别开生面的表现，又把飞天推向了一个新境界，使观众既感熟悉亲切，又

感陌生新鲜。

《白蛇传》的“突变”创新，是艺术创作的思想解放，挣脱了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精神枷锁，使艺术创作的想象和幻想，得以恢复和发扬。中华民族是最有幻想力的民族，中华民族优秀的艺术传统闪耀着幻想的斑斓色彩。但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把民族的幻想力摧残殆尽，把艺术创作中的想象和幻想，象屠杀猪羊一样的加以宰割，用封建迷信的糟糠来替换活跃的大脑细胞，以求通过这样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达到净化的精神天国。他们让人用脑袋走路，却高谈理想就在脚顶上。在这种魔法式的“革命浪漫主义”指导下所臆想出的艺术品（姑且也称之为艺术品），虽然也闪闪地放出灵光，其实是纯粹的马踏乌龟式的蹩脚货，一点没有美的创造力，当然也就不可能引起美的联想。魔鬼只会诱使人精神堕落，从来没有给艺术创造者带来灵感。艺术家有时也能创造出魔鬼的可憎形象，而他的灵感正是来源于对生活里魔鬼式人物的憎恶。画鬼的人不信鬼，他所以要画出个钟馗来，就是因为人世的鬼太多。林彪、“四人帮”摧残了艺术的创造，却也给画鬼的人提供了生动的发挥想象和幻想的生活根据。近年来一些感人的画鬼式的作品，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但是，由于思想解放的不彻底，由于对艺术创作中的想象和幻想理解的不全面或者误解，有时即使出于良好的动机和愿望，也未必能达到耐人寻味的效果。想象和幻想，不仅有民族的特点，还有时代的特点，如果时代变化了，生活条件变了，再采取过去的想象和幻想的方式，就会事与愿违。希腊神话和传说，在它那个时代是合理的想象和幻想，而到了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了的近代，就不可能再产生那样的艺术，因此那种艺术思索的方式，也就不再适用，必须作相应的发展和变化，创造出

新的想象和幻想的方式。中国古代产生了女娲补天、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的传说，在当时也是合理的，创造者不断地把神话式的人送到天上，送入幻想的广寒宫。时间久了，大概是由于“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缘故，又产生了神仙倒流的现象，在许多文艺作品里，经常看到他们思凡到人间来落户，由单纯的升天发展出了许多悲欢离合的悲喜剧。到了今天，登月车已上了月球，宇宙航行者已查明了月球是一个没有任何生机的寂寞的“广寒宫”，科学扫除了再把人送上来成神的幻想基础。这本应引起艺术创造者的觉察，然而在有些视觉艺术领域里，仍把革命烈士的英魂送进广寒宫，霓裳羽衣，歌舞一番，化妆烈的悲剧为天上团圆的结尾。这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嫦娥奔月所曾经引起的联想，是不自觉地袭用了老手法来表现新的生活题材。这样的想象和幻想软弱无力，这样的“浪漫主义”犹如秋末晴空下飘浮不定的游丝。白蛇传的倒塔，梁祝的化蝶，孔雀东南飞的化为比翼鸟，窦娥死后的六月降飞雪，产生在当时都是合理的。而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英雄，他们的精神光照人间，他们的声音震聋发聩。然而有的连骨灰都不知飞落到了何方，悲愤而凄怆！如实表现，已足令人反复思索和联想，有什么必要再把他们送上广寒宫？这一送，反而把欣赏者的联想给打断了，打消了，创作者花费的想象和幻想的心力，也就落空了。创作中离开了想象和幻想，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不敢大胆地充分地运用想象和幻想，就会产生出爬行的形象；误解了想象和幻想，形象会落在生活步伐的后边；正确运用想象和幻想，形象就会象飞天一样从生活的大地上飞起来。

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不仅取消了艺术创造中的想象和幻想，甚至连默默思索一下这个问题，也算犯了大逆

不道的腹非之罪。思想解放了，艺术创造力解放了，“解放牌”的作品出现了。作为一个欣赏者，面对这样的形势，笔者的思想也有点解禁了，由于看到一个飞天形象的触发而浮想联翩。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下边就是我得出的一个初步的结论。

艺术创造有其历史的连续性，艺术欣赏也有其历史的连续性，而且两个连续性是交互起作用的。正是在这种交互作用中，不断地产生新的艺术形式与风格。一旦新的形式与风格相对稳定的确立和巩固之后，它又将成为更新的形式与风格出现的诱因，从中逐渐萌发出幼芽来。如果讲形式与风格有其相对独立性的发展历史，那么这恐怕就是其规律的表现之一吧。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北京旅次。

（上接第13页）

二十三

海对山说：

我们浑然一体，汹涌澎湃能够共进退；

你们很难联成一气，总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孤峰自赏。

二十四

要提防这么一种等潮派，

象鱼一般等潮涨时吃蚂蚁，

又象蚂蚁一般等潮退时吃鱼。

一九八〇年元旦

流

星

林
林

这些无篇的句，很不自量，胆敢冒充流星，要闪出一线飞光。你说，这行吗？

一

算盘以自己是电子计算机的老祖宗自豪。

二

我们的火药，放出焰火五彩缤纷，它是为世界丰富文化生活的。

三

花盛开了，雄蕊和雌蕊要恋爱结亲，蜂蝶争着来作媒哩。

四

杜鹃再不能以啼声动人，因知道它的本性不好；

猫头鹰倒很高兴，人们不再因它的外貌难看，而加罪名。

五

蜜蜂建巢储蜜；蜘蛛结网使飞虫上当。

六

精神对物质说：“我要变成你。”

物质答精神说：“欢迎，但你别太急，把自己估计过高。”

七

谦虚常记住骄傲的弱点，

骄傲却忘掉谦虚的长处，

因而彼此合不拢。

八

法以为权应服从它，

权却以为自己就是法，

双方相持不下。

九

文字对生活说：比起你来，为什么我显得灰色和枯燥？

生活答文字说：如果你多多观察我，你就不至那样贫乏而会有风采了。

十

看不到现实真实的眼睛，责备听不到现实真实的耳朵。

十一

体内的伤疤，可以用漂亮的服装蒙起来；脸上的伤疤，怎能用假面具遮盖？

十二

轮流使用的花圈啊，你到底献给多少死者？

十三

撑竿跳的长竿，埋怨撑竿跳的运动员，一跳过去就把它摔掉。

十四

相信了他的甜言蜜语，便为他藏着的利剑所伤害。

十五

历史恼怒了，批评人们不“温故知新”。关于宫廷事变，宦官、后妃……如何兴风作浪，已经是说了多少遍了。

十六

强盗闯入人家动刀杀人，